

女神塑像上的宝石

● 曹风译文丛书 ①



春风译文丛书

女神塑像上的宝石

〔美〕杰罗姆·奥德伦 等著

①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春风译文丛书①

女神塑像上的宝石

Nūshen Suoxiang Shang De Baoshi

本社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470,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20 $\frac{1}{2}$ 插页：2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00

责任编辑：薛强 插图：杜凤宝 潘树声

封面设计：杜凤宝

石庆寅

统一书号：10158·910

定价：3.15 元

目 次

• 长篇小说 •

- 女神塑像上的宝石……………〔美〕杰罗姆·奥德伦(1)
宋韵声译、范岳校

• 中篇小说 •

- 喧嚣的海潮……………〔日〕三岛由纪夫(216)
李德纯译
- 不般配的婚姻……………〔苏〕尼·楚科夫斯基(331)
尹厚梅译 黄玉光校
- 瓦季姆……………〔俄〕Ю·荣蒙托夫(393)
黄玉光译

• 短篇小说 •

- 芳草为枕(《旅宿》第一章)……………〔日〕夏目漱石(519)
于雷译
- 动用私刑的合众国……………〔美〕马克·吐温(530)
沉舟译
- 一个人吃人的故事……………〔美〕马克·吐温(541)
王洋译

- 暴君……………〔埃及〕 纳吉布·马哈福慈(554)
解传广译
- 真主的世界……………〔埃及〕 纳吉布·马哈福慈(562)
解传广译
- 搭车的少女……………〔印度〕 乌莎·苏伯拉曼尼安(577)
魏进尊译 董庆杰校
- 新春大吉……………〔南朝鲜〕 金雍一(585)
陈荃礼译
- 幸福的人生……………〔日〕 赤川次郎(604)
张 玲译

· 评 论 ·

- 评马克·吐温及其短篇小说…………… 查尔斯·尼德(619)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全集》引言 李 佳译
- 樋口一叶和她的《青梅竹马》…………… 倪 玉(634)



女神塑像上的宝石

〔美〕杰 罗 姆·奥德伦

宋韵声译 范岳校

杰罗姆·奥德伦（1903—1970），美国当代小说家，新奥尔良生人。十八岁时，离家到纽约从事文学创作，一生写了多部小说。他的作品以悬念迭起、曲折动人所见长，深受读者的喜爱。主要作品有《漆黑无月夜》、《九条命是不够的》等。本篇以辛辣的笔触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的丑恶本质——金钱到了哪里，罪恶就会接踵而至。此篇根据美国纽约查理·斯克里布纳出版社1945年版本译出。

译 者

第 一 章

那个面如死灰、双目凹陷、瘦高个儿的男人在屋门外边的过道里停了下来。他的两个唯命是从的矮小保镖，一个面色黧黑，一个面色苍白，推开门进入屋内。女秘书贝特茜·凯恩斯在门开关的一刹那瞥见了那个高个儿的男人。屋内的几扇窗户已经支了起来，从下面传来好莱坞和维恩区乐器的砰砰梆梆、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并夹杂着清晨来往车辆的喧嚣声。

那个脸色苍白的小矮个子象只白耗子闻嗅食物一样，两眼在接待室里扫视了一遍。他那个黑脸膛的伙伴停留在关闭着的屋门旁边。

贝特茜猜疑地望着他们，问道：“你们有事吗？”

黑脸膛的小矮个子滚动着眼珠，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觉得她无足轻重，便没有理睬她。他向那“白耗子”招了招手，示意他到侦探的私人办公室紧闭着的门边去。

贝特茜跳了起来，“哎，哎，那可不行。不通报不许进！”

黑脸膛的小矮个子一把抓住她，用另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她还没来得及咬他一口就被他推进椅子里，那人并举起一只手威胁着要打她。顿时，贝特茜白嫩机伶的小脸儿气得煞白，她摸到桌子下面的一个暗钮，狠狠按了三下。

在侦探私人办公室的里边，约翰·斯蒂尔从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抓起一支口径0.38英寸的警方专用手枪，不声不响地、极其迅速地奔向朝着过道的内室门口。

那个双目凹陷的高个子男人正机警地守候在接待室的门外，他的后背对着约翰·斯蒂尔，他的注意力显然是集中在屋

内可能发生的事情上了。不等那个家伙听到内室的门关上的响声，斯蒂尔就已经用手枪顶住了他的后背。只听他“啊唷”一声半举起双手，斯蒂尔用另一只手揪住了他的衣领。

斯蒂尔大喝一声：“开门！”

斯蒂尔用那个塌眼壳的陌生人作挡箭牌，冲进接待室。贝特茜在办公桌后抬眼一瞧，嘴角露出一丝苦笑，然后指了指侦探办公室那扇敞开着的门。那个“白耗子”抽身转回接待室，两眼望着对方的手枪，无可奈何地举起了双手。那个凹陷眼睛的家伙恶狠狠地瞪了那个“白耗子”一眼。

斯蒂尔命令说：“回到那儿去！”

当他们走进侦探办公室时，那个黑矮小个子的家伙正向四周张望。他朝走廊偷瞧了一眼，不觉惊慌失措，一只颤抖着的手不由自主地朝肩膀上摸去。

那个双目凹陷的人发起火来：“克拉伦斯！”黑小矮个子的手立即垂落到身边，那高个子的人又盛气凌人地转向“白耗子”吼道：“你也一样，艾伯特！”

斯蒂尔的手枪仍然顶着那人的后背，问道：“你来干什么？”

那个眼窝塌陷的男人在斯蒂尔的掌握中转过身来。他以赞赏的目光瞧着斯蒂尔，说道：“您真没有使我失望，斯蒂尔先生。”他自顾自地点了点头，似乎是表示钦佩之意。

“您随时都有防备，我可以雇用您。”

斯蒂尔的一双灰色眼睛射出怒火，他那胡子刮得溜光的下巴上的肌肉抽搐着。

“那可得看我愿不愿意给他干，不管谁要雇用我都一样！”

那人歪扭着脖子很不得劲，他别过脸去，说：“你最好把

枪放下，松开我的领子，然后我们再谈这桩交易。我这儿是来雇用您的，不是来和你搏斗的。”这话他是朝着墙壁说的，可是他的脖领又被拧紧了，使他不得不对约翰·斯蒂尔说道：“我的保镖是在这儿保护我的，不是威胁恐吓您的。”

“干什么要用保镖？”

“我有不少死对头，斯蒂尔先生。我的保镖弄清这里没有圈套，我才能进入您的办公室。”

斯蒂尔仍然紧紧地揪着那人的衣领。

他严峻地审视着那两个矮小的保镖，然后又转向那个双目凹陷的瘦子说：“我可没有看出你是到这儿来雇用我的！”

“只要您松开我的领子，斯蒂尔先生……”

斯蒂尔犹豫了一下，终于松开了那人的衣领。那个黝黑的小个子保镖克拉伦斯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小折刀，在通往走廊的门旁找个地方站下。一边修剪着指甲，一边吃吃地憨笑着。那个叫做艾伯特的“白耗子”关上接待室的门，交叉着双臂靠在门框上。

斯蒂尔回到他的办公桌坐下来，将手枪放进抽屉里。令人震惊的是他并没有把抽屉推进去。窗子下面，早晨繁忙的交通喧闹声更加厉害了。远处，从好莱坞的楼顶向北方和东方望去，在四月天空的映衬下，丘陵显得更加清新，更加翠绿。秃头山正象一位秃头老人，从昏暗的远处耸起它那覆盖着冰雪的山峰。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仿佛海狮般的报童叫卖声。

那个眼睛凹陷的人直直衣领，怒气冲冲地瞅着克拉伦斯和艾伯特。

“这要是个圈套——”

克拉伦斯和艾伯特避开了那人的目光。他走到顾主椅子坐了下来。看起来，这人有五十八、九或六十开外的光景，瘦骨

嶙峋，青筋暴起，两颊塌陷，深深的眼窝中的一双小蓝眼睛发出寒光。一股肥皂水味不知是从他的上衣兜中露出的手绢散发出来的，还是从他那刚刚刮过的脸上散发出来的。

他从生意人常穿的那种显得有些肥大的双排钮灰色上衣的衬里兜中掏出一支细长的机制雪茄，仔细地掐掉烟头，把它扔进烟灰碟里，接着又咔嚓一声打燃他的银打火机。他透过那微小火苗的尖端窥视着约翰·斯蒂尔。

“有个人失踪了。我想请您给找一找。”

斯蒂尔的目光轻蔑地扫向守候在办公室两扇门旁的矮小的保镖，然后又转向他们的主人。

“谁指使你到这儿来的？”

微小的火苗在那双凹陷的眼睛前闪动着红光。

“可能是在报纸上见过您的大名。”

斯蒂尔露出鄙夷的神气。那人点着雪茄，随后摘下他的灰色大礼帽，小心翼翼地放在办公桌上。

斯蒂尔问道：“那个失踪的人叫什么名字？”

“罗亚尔·泽维尔·亚当斯。”

“最后在哪儿见过他？”

“在墨西哥。”

“是美国人？”

“是的。”

斯蒂尔等待着他说下去，可那个人却不再开口了。

斯蒂尔用手指敲了敲办公桌，“墨西哥可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国家啊。”

“您愿意受理这个案件吗？”

“在墨西哥的什么地方？”

那凹陷眼睛的人思忖着。克拉伦斯装模作样地修完了指

甲，开始将那把打开的小刀朝空中抛去，随即又伸手接住。艾伯特呆头呆脑的，神色毫无表情，双臂交叉在脑前，站立在接待室的门口，他那双眼睛却滴溜溜地乱转。这对身材矮小的保镖都穿着同样的服装——黑色双排钮外衣，浅灰色帽子，白衬衣，旧式领带，一双黑光闪闪的素雅的牛津式运动靴。

瘦高个儿深陷的双眼转向约翰·斯蒂尔。“我实在不愿意对您透露，有个条件，您一定要绝对保守秘密……他上周一的夜里还在拉顿港，从那以后就不见了。”

“拉顿港，是在巴哈·加利福尼亚吗？”

那人疑惑地皱皱眉头，“嗯？”

斯蒂尔颇感怀疑地打量着他，说：“这是墨西哥人对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叫法。”

“噢，对，对——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南部。”

“那以前他曾在什么地方住过？”

“在过去的二十二年里，他一直在尤卡坦。”

“那里离拉顿港很远……他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他是个考古学家。”

斯蒂尔眼望着天花板琢磨了一会儿，“罗亚尔·泽维尔·亚当斯，考古学家……这个名字好熟悉。”

他站起身来打开接待室的门。贝特茜手里拿着铅笔，眼睛从那打开的记录本上方望过去。她的脸上仍带着愠色。

斯蒂尔开始问道：“我们曾见到过一些关于……”

她气忿地打断了他的话：“没有。”

他望了她一眼，这个愤怒的年轻女人，灰色的眼睛炯炯有光，不满地撇着嘴唇。她的那身庄重的工作外套和翻领的白色衬衣跟她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斯蒂尔道了一声“谢谢，”便关上了门。

“真是个能干的秘书。”

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高个儿雇主强压住火气，伸手将室内联络设备的开关闭上。他的话带点酸溜溜的味道。“我可不愿意别人偷录我们的谈话。”

斯蒂尔佯作不在意的样子，继续问道：“亚当斯在哪一个学院或研究部门中任过职？”

“就我所知，没有。”

“在这个国家中，他跟什么人有关？”

“不详细，关于他的情况我知道得不多。”

斯蒂尔沉思地点了点头。“要是他已经离开这个国家二十二年了，那么，要想找到可不容易……，你有他的照片吗？”

“没有。”

“他长得什么样？”

“我说不上来。”

斯蒂尔皱起眉头。“难道你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吗？”

“没见过。”

“你查对过报纸和电讯吗？”

“不错，我只查出一段报道，说他准备离开尤卡坦半岛的普罗格雷索要返回美国去。但这段报道是不真实的。他没有到美国来，而是去了拉顿港，他到了那里几个小时之后就失踪了。”

“你能担保他确实到那儿去过吗？”

那人诡秘地笑了笑，用人们所熟悉的新闻辞令说：“我的消息来源一向可靠。”

斯蒂尔气得眼里冒出火光，“你这不是存心难为我吗？”

“我知道的都告诉您了。”

“如果你把你可靠的消息说出来，我也许可以从中找到一点线索。”

那人凹陷的双眼转了转，露出严峻的光，“我的消息来源对你不会有用的。”

斯蒂尔发火了。“你不要故弄玄虚，你告诉我的情况越少，我找到亚当斯的时间越久，你花的钱也就越多。”

那人倒吸了一口凉气，但没再说什么。

斯蒂尔恼怒地瞧了瞧克拉伦斯和艾伯特，然后将目光转向他们的主人。

“你们干吗要找亚当斯？”

“我的理由目前无可奉告。”

斯蒂尔站起身来，“喂，教授——一个私人侦探只能做到这些了。他必须得有人配合呀。我从你那儿什么也得不到。”

那位“教授”惬意地微笑着，瞥一眼他的两个小个儿保镖，然后将目光转向斯蒂尔，说：“我情愿这样。”

斯蒂尔没理他这句话，“你故意保留某些情况，却想办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我相信您不会有太大困难的。”

“我判断事情当然比你强。”

教授赞同地点点头。“若是我知道更多的情况，我就用不着到这儿来雇用您了。”

斯蒂尔气急败坏，一屁股坐进椅子上，他愤怒地膘了一眼艾伯特和克拉伦斯。那把小刀子在空中画了个圆弧形。

斯蒂尔转向教授，问：“你们认为乔治·雷夫特和彼得·洛雷扮演的怎么样——你们最近看过不少电影吧？”

那双小眼睛狡黠地转了转。“克拉伦斯就爱摆弄刀子。”他吐出一股烟雾，吹了吹雪茄。“他们俩都是好样的小伙

子。”

斯蒂尔立即接口说：“唔，扔刀子玩我可有点受不了，要是好样的克拉伦斯不把那玩意儿收起来，我就把他扔到走廊里去！”

那人转过身子，温和地说：“把刀子收起来，克拉伦斯！斯蒂尔先生不喜欢这一套。”

克拉伦斯忿忿地瞪了斯蒂尔一眼，把刀子塞进兜里。

斯蒂尔看见了他那挎在肩上的枪套中金属的光亮，他转向那个期待着他的顾主。

“我可不喜欢这种安排方法。”他用手指了指艾伯特和克拉伦斯。“我倒不急于受理这样的案件。”

教授慢条斯理地说：“我花钱还是很大方的，斯蒂尔先生。”

斯蒂尔迟疑了一会儿便拿定了主意。随后他有意想将对方一军。“假如我象这样到巴哈·加利福尼亚去撵野鸭子，那得给我预先付款。也许我找不到你所要找的那个人。不管怎么样，钱是不会少花的。”

“我来算算需要花多少吧，斯蒂尔先生。”那双冷酷的小眼睛闪闪发亮。“你想要预支多少钱呢？”

“四百美元。”

那人躊躇了一下。“是不是太苛刻了？”

斯蒂尔眯缝起眼睛打量着他，“我不是告诉过你花钱少不了嘛。”

那双凹陷的眼睛凝视着好莱坞的山丘。“有人极力向我推荐您，斯蒂尔先生。为了打听您的名字我付给一个警官二十五美元。”他连头也没回地朝身后伸出手去：“拿四百元钱来，艾伯特！”

脸色苍白的小矮个子保镖打开一个厚厚的皮夹子，数出四张一百元的钞票。他的主人将钞票放在了桌子上。

斯蒂尔看看钱，又看了看雇主，然后按铃叫贝特茜。她来到门旁，对那三个陌生人不屑一顾。

斯蒂尔问：“你的收据簿呢？贝特茜。”

她的身子没有动，可是两眼却愠怒地盯着斯蒂尔。然后她指了指克拉伦斯，冲着约翰·斯蒂尔说：

“我不让他们闯进去找你，这小子竟动手动脚的，捂住了我的嘴，把我推进椅子里，还要动手打我。”

斯蒂尔看看贝特茜，又望望克拉伦斯，然后慢慢地站起来，绕着办公桌走过去。

“是你捂住她的嘴，把她推过去，还要打她吗？”

克拉伦斯紧绷着嘴唇，双手掐着腰。

斯蒂尔一把抓住克拉伦斯的衣领，挡住他腋窝下的手枪，左右开弓狠狠地打了他两耳光，最后一下是攥着拳头揍的——打得非常凶狠，在他的嘴巴上留下两道吓人的青印子。

克拉伦斯挣扎着要拔枪，艾伯特也气势汹汹地跳过来，他们的主人厉声喝道：

“克拉伦斯！艾伯特！算了吧！”

那两个家伙不动了。

斯蒂尔紧紧抓住克拉伦斯的衣领，打开屋门把克拉伦斯推到走廊，随手关上了屋门。

那位顾主翻了翻白眼，幸灾乐祸地捻了两下他那薄薄的两片嘴唇。

“大有侠义风度啊，斯蒂尔先生。”

贝特茜冷漠地等待着。

斯蒂尔转身回到办公桌，捡起四百元钱和那顶礼帽，把它

们递给那个人。

“我不受理这份案件，教授，我不欢迎你也不喜欢你带来的这两个家伙。领他们从这儿滚出去，别再来了。”他向着自己的坐椅走过去，然后又沉思了一会儿说：“告诉那个警官，用不着他为我费心。”

贝特茜以赞赏的目光瞧着斯蒂尔。

那个顾客并不介意，又将他的帽子放在办公桌上，看不出有要走的意思。那双凹陷的蓝眼睛盯着那四百元钱。

“这可是拒绝一笔好买卖呀，斯蒂尔先生。”

“我今天早晨起来就没有这些钱，晚上我没有这些钱也照样上床睡觉。”

“可你能睡得象有钱那样舒服吗？”

斯蒂尔没有答话，只是简单地指了指屋门。那位顾客长吁了一口气，又一次把手伸向身后。

“再拿一百元，艾伯特。”

一百元钱放进了那只伸过来的手中。他转身把钱与那四百元放在一处，又把这些钞票一张张在桌上摊开，然后看着斯蒂尔，说道：“嗨，你看怎么样，斯蒂尔先生？”

这位身材魁梧的侦探估量着钱数，转眼看了看贝特茜，只见她仍然满面怒容，他又有点犹豫了，重新坐了下来。贝特茜带着讥讽的神情注视着他。

他低声地说：“不要再想那个克拉伦斯啦！”

贝特茜副真地找出了收据簿，“砰”的一声关上门回到接待室里去了。斯蒂尔点上一支香烟，然后把一根铅笔放在收据

簿上

“尊姓大名？”

那人想了想，回答说：“你就管我叫教授好了。”

斯蒂尔立即问道：“什么教授？”

那顾客耸了耸肩膀，微笑着说：“叫教授就可以。”

斯蒂尔心中思忖一下，对他说道：“也许这五百元钱不够用呢。也许当我找出我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时，这笔费用将会成为一笔不义之财呢。”

教授哈哈地笑了两声：“这简直是胡说，斯蒂尔先生！我只不过是要寻找一个失踪的人。”

“那也不值五百元哪。”

“我看值得。”

斯蒂尔撇了撇嘴，显得有些迟疑不决，“看起来，询问你的地址或者询问我怎样才能找到你那是多余的罗。”

那人又诡秘地笑了笑。

斯蒂尔把收据撕毁，扔到地板上。

“当我想要向你汇报时，我怎样才能找到你呢？”

教授站起身来，“啊，斯蒂尔先生——在这一点上我要胜您一筹了。我可以找到您呀。”

斯蒂尔慢慢地站起身来，眼中流露出迷惑的神色，“你确实很聪明，教授，你可得注意，别聪明过劲了呀。”

那人有些疑惑地笑着问道：“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斯蒂尔没有立即回答，端详了他一会。

“你付给我很多钱，如果不搞歪门邪道，人们是绝不会那样干的。我可不干那些丧天害理的事情。倘若我发现自己被牵扯到某些坏事中去，我可要将主顾送交到警察局去的。”

那双蓝色的小眼睛在眼窝中闪动着。细长瘦削的双腿向着屋门口走去。艾伯特拉开屋门。克拉伦斯在走廊里站着，那双满含怒火的眼睛狠狠瞪着斯蒂尔，黝黑的双颊上的那两道青色指印现在已经变成了酱紫色。克拉伦斯气呼呼地把他的烟卷摔